



第一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

訓詁論叢

陳新雄  署

王 靜 芝 等 著
中國訓詁學會主編

文史哲出版社
印 行



第一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

訓詁論叢

王 靜 芝 等 著
中國訓詁學會主編

文史哲出版社
印 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訓詁論叢 / 王靜芝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中國訓詁學會出版；文史哲發行，民83
面；公分
ISBN 957-547-844-4(平裝)

1. 訓詁 - 論文, 講詞等

802.107

83000590

訓詁論叢
著者：王靜芝等
出版者：中國訓詁學會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五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四〇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844-4

訓詁論叢弁言

民國四十年代，先師林景伊（尹）、高仲華（明）與潘師石禪（重規）等老一輩學人爲反對中國文字之簡化，挽救中國文字之完整，保存中國文字之美觀，以維繫中國文化之傳統，因而成立中國文字學會；民國七十年代，中華民國聲韻學界，鑒於文字學會之主要功能，著重在中國文字字形方面之學術研究，而擬在字音學術研究方面，有所加強，故有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之成立，且已舉行十一次學術研討會，中國聲韻學會之成立，不但促使聲韻學蓬勃發展，提升聲韻學術研究之水準，而且影響所及，使一向未有學術研討活動之文字學會，亦猶枯木逢春而欣欣向榮，此皆我中華民國臺灣學術界青壯輩學人之孜孜不息，營造成優良學術研討風氣，非任何一人之功勞，乃我全國學人之心血結晶，大家努力耕耘之結果。

而文字原兼有形音義三方面，研究文字之形體者謂之文字學，研究文字之聲韻者謂之聲韻學，而研究文字之意義者則爲訓詁學，字形、字音既已分別成立學會，展開研究，既有輝煌之成績。獨於研究字義之訓詁學，猶無專門學會集合志同道合之學者共同研究，豈非憾事。且文字、聲韻之研究，所以爲訓詁之使用者，猶之建港所以泊舟，築路所以行車，今港已建妥，路亦竣事，而車船猶不知所在，則建港築路之效，尙難以彰顯也。

故當中國文字學會第二屆學術研討會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舉行之際，有會友提出成立訓詁學會之議，以包含文字研究之全，

以章著文字研究之效，其所建議，深得與會學人之認同。其時余講學香江，無暇兼理其事。迨返國後，政府為鼓勵與大陸學術文化之交流，中國文字學會，中國聲韻學會，均多次組團赴大陸參加學術研討會，增進兩岸學術之交流，促進兩岸文化之瞭解，極具正面之影響。文字、聲韻兩岸既各有對口單位，互相交往，增進瞭解，獨於字義研究之訓詁學，我方猶無相對等之學會，以相互交流，寧非缺憾。適余任中華民國聲韻學會理事長四年任期去歲屆滿。友好與門人乃紛紛促為籌設中國訓詁學會而盡其綿薄。余亦自思，凡能為發揚中華文化、提升中華學術而盡其綿力者，豈可不戮力以赴，期竟其全功者哉！

原夫清初諸大儒，鑒於明之末季，學者束書不觀，空談性命之旨；游談無根，相爭口舌之間。流風所及，既未得其精而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失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馴致國亡無日。宗社淪亡，奴事異族。因闢空談之誤，倡徵實之學。所謂徵實者，徵之於今，求實事於當時；徵之於古，求實證於典籍。及夫戴震一出，以形音而通乎古義，綜形名而任裁斷。其〈古經解詁序〉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震教於京師，興化任大椿、仁和盧文弨、曲阜孔廣森、皆從問業。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注《說文》，形音與義，遂得溝通；念孫疏《廣雅》，因聲求義，至蹟不亂。諸古書文義之詰詘者，皆得理解。念孫授子引之，作《經傳釋詞》、《經義述聞》其小學訓詁之精，自漢魏以來，未嘗有也。德清俞曲園、瑞安孫仲容皆承念孫之學，有所發明。餘杭章炳麟，受業俞樾之門，尤能發揚貫通，而集其大成。

與弟子蘄春黃侃，同爲民國初年學術界之所宗。凡戴學諸家，其分析條理，皆畛密嚴縝，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梁啓超所謂正統派者是也。

黃侃於民國初年，教授北京大學，著《訓詁述略》，是大學有訓詁課程之始，訓詁一科，綜合音義，以爲解釋，凡與中國文字與古書典籍有關之學術研究，於他科目不便討論者，皆可於訓詁範疇以尋究之者也。以是言之，則所謂訓詁者，非僅語言文字之專門學科，實凡與中國典籍有關之學科，舉凡學術思想、文學欣賞、歷史文化，甚至於巫醫佛道之書，欲求其正解，皆宜略通訓詁者也。此訓詁學會所以組成之緣起也。

李君添富最爲熱心，且勤於幹事，前後聯絡同好，商討章程，打印文書，造具名冊，皆一任其勞，而申請立案，諸多瑣務，尤一肩獨任。凡所作為，亦均抱爲發揚中華文化提升學術研究而盡其心力之意耳。中國訓詁學會今歲成立，文字學之研究既可籠罩全面，而無所缺憾；與大陸學術交流亦具對等單位，而便於討論。學會成立後會友等不以樗材見捐，余被推爲首任理事長，而李君添富亦以勞績夙著，膺選爲學會祕書長。於是積極展開會務工作。輔仁大學素重學術研究，訓詁學會成立甫半載，即於今歲十二月十八、十九兩日在輔仁大學中文系所之支持下，舉行成立後第一次學術研討會，計邀請兩岸訓詁學人發表論文者，有臺灣學者陳新雄、大陸學者王寧等共二十三篇，而輔大中文系王靜芝教授之專題演講，言及訓詁之要，尤多精闢之論。因彙集爲《訓詁論叢》第一輯。蒙文史哲出版社彭正雄先生慨助出版，至所感佩。而輔大中文所系前後所長、系主任包根弟、王初慶、黃湘陽之領導與全系師生通力合作，應推首功。李君添富組織之功，會友襄助之力，均不可沒，故特爲表而出之，以敬告於我全

中國及全世界訓詁學界。並請不吝賜正，是所至禱。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五日
陳新雄謹撰於臺北市和平東路鏗不舍齋



訓 詁 論 叢

目 錄

訓詁論叢弁言	陳新雄.....	1
「小學」在大學.....	王靜芝.....	1
訓詁方式中義界與推因之先後次第說	陳新雄.....	11
訓詁學與語義學	王 寧.....	19
音義綜論	黃坤堯.....	33
論先秦詞彙「不亦、亦不」	竺家寧.....	55
〈周南·卷耳〉「采采」意象試釋.....	李添富.....	65
春秋三傳「東其畝」解	周 何.....	81
說文訓詁釋例	許鈞輝.....	89
以假借造字檢驗《說文》字義	蔡信發.....	103
說文段注引伸假借辨	王初慶.....	109
《經典釋文》「如字」用法及音讀考	金周生.....	133
《類篇》假借義析論.....	孔仲溫.....	147
論「同聲必同部」	金鐘讚.....	175
訓詁與閱讀古書	王忠林.....	197
論修辭與訓詁的關係	蔡宗陽.....	211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異文初探	黃沛榮.....	231
台灣車鼓歌辭抄本異文校勘舉隅	臧汀生.....	255
辭典訓詁謬誤舉例四種	季旭昇.....	279
試論〈洛神賦〉的詮釋	廖棟樑.....	291

2 第一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訓詁論叢

話本小說用語訓詁初探	丁肇琴.....	317
黃季剛先正訓詁學之奠基人	黃建中.....	343
黃季剛先生日記、札記在訓詁學上的發凡與效用	王慶元.....	353
語言中縮語性質初探	曾榮汾.....	369
小克鼎銘文探究	蔡崇名.....	385
哈佛燕京圖書館訓詁書目零拾	陳光政.....	403
作者簡介.....		413
第一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419



「小學」在大學

王靜芝

「訓詁學」屬於「小學」，「小學」包括「文字學」、「聲韻學」與「訓詁學」。在最早，訓詁學，就是字義之學。說文：「訓，說教也。」「詁，訓故言也」段玉裁注：「說者，說釋而教之，必順其理。」「訓故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爾雅郭璞序：「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邢昺疏：「詁，古也。通古今之言使人知也。訓，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指歸，謂指意歸向也。」由上所言，訓是解釋字義，詁是釋古字義與今之不同，使其能以今義了解。訓詁學就是通古今之文的基本知識，是讀中國書必有的學問，讀古書固然必須，讀近世書，也不能說無用。其重要性自不待多說。但如此重要的一項學問，在今日，其重要性似乎已不被注意，似乎有被忽略冷落的趨勢。這對於我們讀中國書的人，不禁感到不妥。這種情形，對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思想、中國歷史、中國文學都有很大的不利影響。我們自應早日設法維護這一學問，提倡這一學問，而要振起這一治學基礎的學問。

要討論這一問題，我想應該借用墨子的幾句話。兼愛上說：「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送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墨子是法治世，但用在我們所談的問題上，也正合用。先求問題的發生所在，便

可以治之；不知病之所生，便不能治。在此先求問題生成原因。

一 訓詁學的地位

這裡所謂的地位，是指訓詁學在學術研究之間，置於那一階段。

訓詁學本屬「小學」。小學一詞，顧名思義是初學。漢書藝文志小學類序：「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然則「小學」是學童入小學開始讀書的功課。六書是造字之本，先認字、先了解造字之本、這屬於今之文字學。清王筠作「文字蒙求」一書，說是爲了小兒們而作，想是遵古。

文字必然要發音，一個字發甚麼音，如何發出那一音，是初學認字的必學之事。這屬於今之聲韻學。

中國文字是形、音、義三者具於一體的。形、音之外的義的探求，若訓詁的「訓」，是解釋字義；「詁」是解釋古字義。這樣，訓詁學就擔任了解釋字義之責。

因此，我們在大學國文系開了三門課；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文字學大致開在二年級；聲韻學在三年級；訓詁學在四年級。於是，這屬於古代小學的課程，在現代大學都是高年級課程。如此情形，聽起來似乎甚爲奇怪。爲甚麼古今顛倒如此？我想都是應該探討的問題，而這一問題，與我們所關心的訓詁學漸被忽略，不無關係。

漢書藝文志小學類序說：「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而漢志所錄：史籀、蒼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元尚、訓纂諸篇，都是初學認字之書。可見先秦漢代，讀書先以識字爲主。漢志載蒼頡

篇因多古字，俗師失其讀，爲正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而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杜林爲作訓故，與諸篇同錄在小學類。可見漢代對小學的看法，純是入學之始，應讀的識字之書。而杜林作蒼頡故，和蒼頡訓纂，則是識字、讀音，訓詁兼之。也就是形音義三者兼之。換而言之，識字之初，也不是只認識字形，當然要讀正音，同時也要知字義。如此看來，漢代初入小學的識字功課，是兼形音義的。

於是我們知道，漢代的「小學」，是小學初入學的功課。現在的「小學」，是大學的高級功課。爲甚麼有這麼大的不同，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看古代，他們爲了讀書而先認字，是一種自然必取的途徑，也是最笨而正常的次序。認字同時必讀正音，也必要知其字之義，否則怎能算作認識了那一個字呢？所以形、音、義三者同時學得，是當然的事。但當時蒼頡爰歷以至於凡將、急就等篇，都爲專利於識字之書，而爾雅一書卻稍有不同。爾雅疏邢昺叙云：「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後世將爾雅歸之小學，而漢書藝文志著錄爾雅於孝經類，而不在小學類。這種情形，必有其原因。

依我個人的看法，班孟堅將爾雅不列在小學類，或許是班氏認爲小學是識字之書，而爾雅則爲較識字更進一步的釋義釋詞釋古之書；也可能在當時蒼頡諸篇，是小學初學所讀，而爾雅就不是初學所讀。因此班氏將爾雅不錄於小學類，而入經學類。在此便透露了一個功課先後的消息；初學先識字，識字要兼形、音、義，進一步要探求解釋詞義，通明古言。或許這就是訓詁學的途程。

這一途程，是從根本作起的，是從始入學的小學起。而現在

我們的「小學」卻由大學起。這可能就是問題之所在。

說小學起就認字、讀音、知義，然後追求由文字組成的語詞的涵義。追求古今語文變異的解釋。這一時間安排和次序對不對呢？我想是對的。因為要讀書就該先識字、識其形、音、義，再總而求其由字組織的詞語的意思，更探求古今語文之異而通之，以求了解書中之內容。這當然是先後次序合理的。因此這一套功課稱為「小學」，因為從小學作起。

但今天將這一套功課卻安排在大學。何以故？這可能是平日未曾注意的問題，應該討論：

說起來似乎奇怪，初學的功課「小學」，不知不覺的已成為大學高深的功課。但這並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由於「時、空」的推演。「小學」雖然仍稱「小學」，卻變成了「大學」。所謂的時空推演，並不是時代到了現代，學問的性質就變了。而是時間的積累，空間的漫延，而使原來的「小學」，漸趨複雜。

先談時間。古代如周代，初入小學的學童，但求識字讀音。能多識字便有能讀書。那時的書不太多，禮記學記說：「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由這些痕跡看來，彼時學生主要課業大致是詩、書、禮、樂，而到大學始教，才讀詩的小雅。在小學的時期，當然是從識字起，漸漸加深，要讀正音，要知語義，要知一字之「訓」，要知古字之「詁」。所學的範圍不太大，所用的字詞便不太多，古今的時距不太遠，學生先識字形，讀正音，基礎既定，然後隨讀書隨求解其語義，辨古今音義之不同，於是小學之學，由初學便能打下根基。等到大學，訓詁的知識便可應用了。以後隨讀隨進益，到大學完成，文字語義的學識自然相對完成。因此，在彼時「小學」就是小學課程，是很自然的。

時間向前推進，詩、書、禮、諸經諸子，都成爲古書，漸次產生許多傳注箋疏。實際就是訓詁學的發展。我以爲傳注箋疏，注音，訓字，釋義，釋古今之異言。這些就已包括了文字學、聲韻學、文法學、語義學，也就都在訓詁學之中。上古人事簡單，用簡單的文字，記敘簡單的事，傳達當時的語言，所以一望便知其義，不用解釋。後來文化漸進，人事漸繁，文字隨之滋多。而時間推移，語言漸變，今語增多，乃有古時能解，今人不解之義；亦有今字與古字相同之義，或同一字而多生他義。種種變化，字義就不是始造時的單純。不加訓釋就不易之解。於是產生了加以訓釋的辦法。這種辦法，自然是用之於因文字語言變動演進，而難於了解之書。經傳箋注便是這種產物，爾雅因而編成。時間再推進，前代的今語。漸變爲今之古語；前代之發音，漸與今音有異。如此演進，時間愈久，變化愈多，而著述亦隨時間而加多，需要解釋的語義也更多。訓詁之學，便亦隨時間之進行而益加繁重，而益趨精密，而益形專門。於是，除爲經子百史，總集別集之傳注箋疏已浩如煙煙之外，專研文字，專研聲韻，專研訓詁皆爲有專著，不計其數。如丁福保一部說文解字詁林，便輯說文類之書一百八十二種，未輯入者，自然還有，加以聲韻訓詁等專書，蔚然大觀。只此小學專書，皓首難窮。

次言空間：我國地域廣大，古時封建制度，天子之國居中，諸侯之國環護，四夷散在邊遠。文化自然以天子之國爲發展中心。論語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便是正言。正言便是天子之國正統的官話。現在說應該就是國語。孔子在授課時不說家鄉魯國曲阜的方言，而說雅言。可見那時讀字發音各地方顯著不同，而雅言當是標準通用之音。其餘諸侯之國，多有地方之音，四夷之地則更不論。然則當要發正音，當以雅言爲準。但至

戰國時，各國之間，書不同文，車不同軌，語言自爲有方音。這時的正音就怕難於把握了。漢代雖有一統局面，但各地方言，因交通之阻隔，誠難於求改。文字雖已統一，而發音之不同，南北有異，東西有別，勢成必然。

於此顯然可見，由於空間之不同，而改發音之差異，而文字的發音，古今又生變化。文字用以傳達記載語言，發音自屬最爲重要，發音有異，何由以能，何由以明？所以小學中的聲韻之學，便非研究不可。聲韻之學，主在發音，而文字本身，寫在紙上，不能發音。必須由人示範發音。學習的人才能得清楚，學得正確。在學習方面，聲韻學已較其他多一項困難。而其用文由於空間四方別異，時間今古不同，乃致詩經韻與楚辭韻不同，先秦韻與漢魏韻不同，以至廣韻中原音韻不同，平水韻，中華新韻亦皆有不同。學習既非口授不可，內容又別異特多，若顧亭林有音學五書，江有誥有音學十書，其他不遑多舉，可見其繁。於是當然成了一種不簡單的學問。訓詁之學，聲音至關重要，而祇這聲韻一端，便已如此複雜，再加字形、字義，辭語之義，種種的精細研究，訓詁學自然升到了高深的地位，此時再言是「小學」，僅是一個名詞而已，實際上早已不能安排在初入學的小學了。

訓詁之學，既已深邃專門，安排在大學，有甚麼可討論之處？在我覺得訓詁學的以有被冷落忽略，這一修習時段的安排，應該討論。

簡明一點說，古代的初入學先求識字讀音知義，是爲讀書而訓詁；現在將「小學」安排在「大學」高年級，研究文字、聲韻、訓詁，是爲「訓詁而訓詁」。固然，在訓詁的本質上，今天絕非小學所能探求的。但在次序上，先識字後讀書，是不容置疑的。學英文，一定先學字母，再學拼音，隨後認字發音，成爲語

言。中國文字是形音義三者合一，不是拼音文字，但用字形辨識、發音。字形之成，根源六書。所以了解六書，有助於識字，利於記憶，利於知義察音。是識字辨義知音，從而讀書的基本知識。其功用與學英文先學字母拼音的程序和意義相似。所以今日的「小學」不在小學，是小學的損失。將「小學」安排在大學，卻成了大學的負擔。

二 能否調整

按學術本質言，訓詁是大學問，安排在大學，確屬合理。但未免嫌晚。因為識字、正音、知義，原是初學根本，今日小學，雖無訓詁學，仍必須識字，必須正音，必須知字義，也要釋詞。不過不是用六書，也不用聲韻反切。字形方面是使用記憶，字義詞義也用記憶，而發音則用國語注音符號。這樣，也人人識了字、讀了書，經過考試，進了大學。在這些過程之中，在中學階段，也讀過些篇文章，附有注解、注音。注解解釋字義詞，都是力求簡明，必要時引用經史傳注。注音則用注音符號，也很清楚便利。這樣雖不為豐富，而也有了相當的知識。

但進入大學國文系，大一共同科很多，專門課少。到二年級修文字學，要研究六書，讀說文；聲韻學要用三十六聲母，或國際音標；要講今音，又要言古音；討論四十一聲類，廣韻二百零六韻等；一時感到煩躁。原因是原已識字知音，而今又重新來過，卻又相當複雜難學。其內容又甚感枯燥。訓詁學，其目的不外能釋古今語義，使能通今古之文獻。因此往往多舉經傳不易解之例，以求其效果。然因此造成學者感到曲折艱深，無何興趣。除少數對「小學」特有愛好研求者外，多數對「小學」都感到，剛剛跳過了多重障礙，卻又要重跳一回已跳過的障礙而且障礙又

且加高之感。對這門功課，不免懶洋洋的，不得不修，修而不精。我想所謂的冷落忽略，絕不是這門功課無價值，而是這門學問又艱深，又苦澀，又歲暮才來。

已故小學大師林景伊先生，曾和我談論，他主張文字聲韻二課，同時都開在二年級，三年級修訓詁學。當時我很贊成。後來不知他是否實施。如今想來，這個辦法仍不足以解決「小學」在大學中被厭煩的情況。我想，能不能想出辦法，把「小學」仍歸小學，由淺入深，一直到大學，用點滴注入的方法，一直到大學，再進入高深境地。

我想，所謂訓詁，總之是爲了求其能讀能解而來。我們能不能將小學課程由五年級起，課本中加一些極淺近的文字學意念，比如「象形字」，如說明一下「日、月」；「指事字」，如說明一下「上、下」。會意、形聲無妨到六年級再談。轉注假借，到中學再談。而這種介紹，不要太多，而要趣味化，而要連續的給學生印象深刻。聲韻方面就利用注音符號，告訴他們甚麼是雙聲，甚麼是疊韻。爲了提高興趣，無妨舉幾首簡短的詩，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之類，說明叶韻是怎麼回事。到六年級就可以選一兩篇文言而易懂有趣的文章，比如「桃花源記」，「黃岡竹樓記」之類，加以適妥的注音注解。使他們漸漸認知中國文字詞語學習的程序和方法。然後經中學六年期間，陸續的注入文字、聲韻、訓詁的成分，在中學六年課本中，當然要用意的編入這些題材。使他們從小學五年到高中畢業，八年之間，不知不覺的打好了訓詁基礎。待到了大學，對「小學」課程自然很順理的理解，不會感到厭煩。這種點滴注入的方法，施之於中小學，對不進入國文系的學生，也大爲有利，至少他們已對本國文字有相當的程度。